台學統

台學統卷八十七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三十四

縣令黃壺舟先生濬

王棻黃壺舟先生小傳先生名濬字睿人號壺舟別號四素老人姓黃氏本姓蔡其先世由黃巖平田遷今太平之白山再遷小嶼遘難族殲遺孤改姓始遷三都之鳳山父際明字維健號一峰乾隆丁酉拔貢天賦穎異爲文踔厲風發既乃悉心經史學益純實兼精六壬慷慨疏財嗜酒耽吟不屑屑以科名爲意所著有不俗居

詩鈔先生稟承家學益廓而大領嘉慶戊辰鄉薦道光壬午成進士以知縣用分發江西歷知萍鄉寧都臨川東鄉贛縣彭澤署南安府同知所至振興文教得士人心辛卯以客舟遭風失銀誣以民間行劫被議落職其後姦民又誣以他事至戊戌讞戍烏魯木齊己亥抵戍所年六十一矣乃名寓齋曰四素堂仍爲上官閱卷及掌教學事壬寅檄管鐵廠其事仍由武營綜理廠員無所干預然充是役者十年之戍得減三年癸卯夏四里坤地震城垣摧圮惠詩塘都護吉癸請重修任事者數十人先生在督催之列甲辰十月城工成惟鑑堂都護勤奏請議敘先生得釋回之 旨時十二月十四日也

乙巳四月十日始束裝東歸丙午抵家丁未主黃巖萃華書院講席戊申移主太平宗文書院咸豐癸丑移主鶴鳴書院年八十餘卒子象兌以丁酉歲自姑蘇回西江舟至雞籠山距章門二十里忽赴水死年三十五嗣後畜姬雖多卒無子有二弟渲號薌谷治號今樵皆能詩今樵從先生戍所與之同歸可謂悌弟先生博覽羣書兼通釋老善書翰工詩能畫爲文亦跌宕可喜林文忠則徐嘗序其集稱其詩若文渾涵萬有不主故常汪洋恣肆惟變所適竊其意境若長江之放乎渤澥竹木艑艫不遺巨細而無乎不達所著有夏小正注一卷周穆紀傳一卷萍鄉縣志十六卷衍儀一卷漢事里言一

卷東還紀程一卷倚劍詩譚一卷三研齋錄異一卷適是筆談一卷黃庭內景玉經注解一卷瘞研詩存十五卷音韻集一卷其詩存一書表弟江惠風爲梓行

贊曰先生之主講萃華也年已七十矣偶見明胡行賢委羽山志輒手繕成帙不遺隻字復加評騭而補其於其眉其勤也如是則其平居之手寫口吟不遺餘力可知矣此後生所宜法也若其大官顯謫萬里投荒而戕道謳吟無愁怨不平之色則其中心之所養抑豈恆人之所能及也哉殆與太白之流夜郎東坡之謫儋耳略相似矣

雜錄

再贈黃壺舟同門并序　元廣行辰圃

新城尙書與西樵先生當患難相見時不暇他及輒曰弟視吾詩境若何此可見先達古誼繼坡潁矣今古樵今樵賢昆季同赴伊江道路之間不廢吟咏讀其詩沈鬱頓挫豪健俊偉絕無去國離鄉之感何其壯也已贈俚句獨坐挑鐙情尤難已復得數韻再呈同懷大雅教之

東莫望台州家山萬里愁更愁一肩行李月三秋清光欲到西海頭南莫望柴桑柴桑父老多神傷萃衣灑淚送臨江使君遺愛人豈忘與我相逢在逆旅夜中拔劍爲君舞爲君舞酒酣耳熱不能語蟲聲牆角急如雨一

銷如豆光還吐明日望君君何許欲送不送身無羽願君此去著作高等身西域傳注容再補近日徐星伯先生有漢書西域傳補注輿地中原傳萬古歸來與我醉百觴好攜老同細說伊江今樂土

遺書

夏小正注一卷

按是書不取戴氏傳專就經文疏釋之其解來降不與燕乃睇連說謂來乃小麥北方地寒至二月始出土若自天而降然即詩所謂貽我來牟是也其解始收不與時有見稊連說謂收乃冠弁之名禮所謂周弁殷冔夏收是也二月始行冠子之禮按上文綏多

嘉業堂刊

女士臧氏傳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此注則以綏多女士專指嫁娶言始收專指冠子言其義皆觀臧氏爲優有自序

周穆紀傳注一卷

按是書以竹書紀年爲綱穆天子傳爲目蓋紀年所記穆王之事與穆天子傳實相表裏也

萍鄉縣志十六卷

按是書分二十門而以橋渡附山水倉儲附賦役書院附學校關隘兵事附武備廟祠附祀典氣候附風俗宦蹟附秩官例選掾考封贈鄉飲附選舉塋墓附古蹟寺觀附釋道共三十四目頗簡而該首載縣境

縣城二圖有道光癸未自序及知袁州府鄭心一序

萍鄉縣志自序

志萍邑輿地山川建置賦役學校武備祀典風俗祥異物產秩官選舉人物耆壽列女寓賢古蹟釋道藝文雜志成客曰子攻於斯志可謂勤矣鉤之括之爬之剔之芟夷而蘊崇之抑孔子所謂慎思明辨子輿氏所謂反說約者子實與有功焉覵子之色一似深有疚者何也余曰然誠疚是也是志之修始於嘉慶庚午輯而未成訂其說者爲宮保金門劉公劉爲吾師其邑人也於功爲鉅繼而纂之者爲邑賢士大夫半余授業生余於茲編不過稍僭筆削督其成而已敢自功乎抑余深有媿

者縣志未修數十年矣此數十年中其薦紳先生行方
而言矩者何限孝子悌弟貞媛烈婦風頑而立懦者何
限巨家大族義舉興修與夫獨行之夫一功之就善建
而不拔者何限尤有文人騷客一詠一吟紀名勝於山
川標枌桑之故實其揚風而抗雅者又何限而僅據此
數十人之耳目訂爲一二寸之簡編豈惟百密而一疏
抑亦一挂而萬漏庸無媿乎客曰是不然夫立言有體
辭貴簡要與夫無徵而不信毋寧舍妄而從真子之志
子之功也抑余爲子懼者夫武功之蹟楊岐之山羅霄
之水此邑之勝區也傳聞之異辭由來久矣子乃斷之
以一是其果是乎星野之紛錯風俗之質俚選舉之誤

互藝文之繁衍子乃參攷得失搜抉蕪穢一求於至當其果當乎此外之力爲棄取者尤不少也倘使後有作者援古籍以爲據采先民之所聞還以相稽闕子之口其毋乃壽陵餘子之失其故步乎余曰是即子無徵不信舍妄從眞之說也夫無徵云者非必其徵之無其徵出於妄者猶之無也舍妄云者非獨其妄之舍其眞而轉妄者尤宜舍也余亦行吾之志耳庸何懼雖然余並可以釋余疚矣從客之言可以無媿從余之言可以無懼然則終無媿懼矣乎余媿夫辭之不文而懼夫後之弗續也爰舉其說以爲萍之人士告道光三年癸未秋日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署萍鄉縣事補授贛州府雩

都縣事台州黃濬撰并書

又序　桐鄉鄭心一　澠颿

歐陽子五代史成自言不敢多令人知且戒人勿漏何懼之甚也又言極有義數須要好人商量可用無媿矣其眞懼也耶其眞無媿也志亦若史然余嘗論作志必有歐陽子之有義數又須有好人商量乃爲無媿然非有懼心吾未知其無媿也古志之可傳有書分兩卷僅二十餘頁而上下數千言包括若有餘閒者有書止七篇而義例甚明綱目具括者志豈易言哉余蒞袁州之年郎奉檄修省志袁屬各請先爲編輯既樂觀荆北龔君分宜縣志而序之矣逾一年萍鄉志亦來告成余觀

之備淨精密體例詳明其斯爲有義數者乎蓋經台州黃君所肇創費數月商量而成者也當黃君之權萍鄉也敬慎下人每懼不能爲治而以心勞政拙自引媿其於志也亦然嘗讀通書賢勝善也名勝恥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而進修則孳孳不息此歐陽子之心也夫志與史同道與政通志之所及載之職也史失而載乃多誣道之所見文之載也政戾而文亦互異而能無媿乎吾未知其能懼也黃君知所懼又知所爲媿庶幾知道者矣余樂斯志之成余更樂黃君之近道也方今我 皇上崇儒重道 聖政維新大懲勉進循吏而日欲治之幾於古也以仰際 熙朝同文成化之盛

即斯志也吾爲黃君勉之矣於是乎書道光癸未秋月

知袁州府事桐鄉鄭心一撰

壺舟詩存十五卷是書合二十五集其爲一集凡生平所作詩詞皆在焉其目詳列於後

卷一 摩烏集 自戊辰鄉舉甲戌入都至丁丑所作任京凡四年

荆三集 丁丑以後作

學佃集 壬午春闈後作

卷二 聞喜集 壬午登第及署萍鄉作

學圃集 癸未甲申宰雩都作

半街集 乙酉入簾丙戌于役龍泉作

東來集 丙戌宰東鄉作

卷三 棠東集 丁亥東鄉及調臨川作

攘臂集 戊子謫籬作

喁襲集 庚寅冬宰彭澤及辛卯壬辰作以和東坡除夜大雪韻故曰喁襲凡四十八疊韻

蟬曳集 按在南昌郡署作詩題有乙未立秋字似在甲午之後不知何以編此

卷四

陽回集 壬辰冬至後作 按癸巳春旋里秋仍赴江西客南昌郡署

心安樂窩吟 罷官後作蓋甲午秋也

和陶草 家居作

卷五

古今樵唱 乙未冬與弟今樵唱和作

渡黃錄 乙未祀竈日起丙申正月止

春可草堂草 丙申春都中作

松花園草 寓保陽城中作

珍珠泉小草 在濟南節署作 按丙申秋至丁酉春在山東巡撫經秋山中丞幕

聽琴集 丁酉中秋後作

萃華山館詩鈔上丁未館黃巖萃華書院作

卷十三萃華山館詩鈔下丁未作

聽松小隱詩草上戊申己酉庚戌館宗文書院作

卷十四聽松小隱詩草下辛亥壬子作

味青詩草上癸丑館鶴鳴書院以後作

味青詩草下甲寅以後作

壺舟詩存序　侯官林則徐少穆撰

昔齊次風宗伯之序綠天亭集也曰有澄泉一泓屈曲從山中瀉出峭壁懸爲瀑布數百丈匯爲巨潭夾以玲瓏巖石隨勢轉折望之窈然而深瀏然而清浩然而注諸滄溟此鶴巢林先生名之松古文之得意者也葢宗伯

與鶴巢先生生同時居同郡其傾倒必深故其言如是然祇謂其清矯拔俗得詩家之一格而已不百年而有黃壺舟先生者出與鶴巢先生同里閈鶴巢居橫溪壺舟居鳳山則相違不三十里也鶴巢累舉不第窮愁著書以老明經終壺舟雖成進士官知縣以微譴罣吏議謫戍烏垣歸隱故里則出處之艱辛與鶴巢亦略相似也而其爲詩若文能渾函萬有不主故常汪洋恣睢惟變所適窺其意境若長江之放乎渤澥竹木艑艫不遺鉅細而無乎不達蓋鶴巢之氣清壺舟之氣雄鶴巢之筆幽壺舟之筆健也方壺舟遷謫烏垣時余亦屏逐伊江往往相逢戍所輒剪燭論文連宵不息各出其叢殘

相評隲商略去留不存形跡及乎分手離居時以郵筒相唱和今且先後　賜環約與同行盍一居浙一居閩雖終歧路分馳尚可聯鑣同鶴至章門也乃余忽受命勘地阿克蘇城壺舟少住西安以待余返轡甫將入關而又有署理陝甘制軍之　命恐壺舟以待久不至將買騎而南不獲復與相見亟爲表章其製作之宏且追溯相與往還之跡合爲斯篇郵寄而附諸簡端以爲他日萬一相逢券余誠未知次風宗伯之與鶴巢先生其始終交誼爲何如而余兩人者亦可謂相知心矣奚必同居里閈相徵逐而後謂之知交乎哉道光乙巳秋日愚弟林則徐拜撰時在肅州城東行館

壺舟先生詩序

太平江惠風春葩撰

余與壺舟先生爲兩姨昆季壺舟長余十餘齡方余束髮受書時壺舟先生已捷秋闈公車北上羈棲留都門稱詩藝苑余時即知好吟詠然尚幼見其竹報時通往往以詩寄知交鄰戚艷然曰余亦葭莩也即奈何不以數聯及我先君子呵之曰汝何迂也汝表兄方且與公卿士大夫聯鑣日下作汗漫之游烏知故里有耽吟之子弟寄汝以尺幅也待汝成立有爲汝表兄方將與汝講唱和以大集付汝刊木流傳矣余笑無以應而漸已長成吟興方未已也洎先君子棄遺孤家事之煩日以纍心家有薄田租賦必時理矣家有質庫出納必時稽

矣家有亢人紉帚織麻必時課矣家有鄉比鼠牙雀角必時平矣而所謂聲韻之學遂至於無何有之鄉矣於後壺舟先生捷南宮宰西江謫塞北返越東再擁皋比重游泮水行年八十鶴髮皤然而余亦垂垂老矣壺舟先生檢所爲詩得二千七百餘首詞二百餘首合三千首分十五卷又先尊人二峰公詩一卷共計十六卷擬付梓而貲頗澀壺舟先生即以其事屬余余鳩工於文昌閣身爲經理不淹歲月告蒇厥功余喜先君子刊木之言驗而壺舟先生一生之心血藉得以永千秋且親覩以爲快也故爲紀其緣起如此昔太白稱詩宗存詩一千五十首獨宋陸放翁存詩六千首人稱其盛今壺

舟先生有其半不可謂不多矣壺舟先生嘗爲彭澤令

與陶靖節翁爲前後政邈邈千載不墜風流然而五斗

米之功名又不如三千首之風月也咸豐戊午中秋愚

表弟同邑江惠風頓首拜序

音韻集一卷

按是集共詩□首皆以溪西雞齊啼爲韻而以八音

冠於句首故曰音韻集葢一時游戲之作也

補

衍儀一卷是書倣易而作有自序

漠事里言一卷

東還紀程二卷

倚劍詩譚一卷

三所錄異一卷

瑣曼筆談一卷

黃庭內景玉經注解一卷

遺文

七賢祠記萍鄉縣志十五　按祠初名五賢祀二程子朱子張南軒及邑人胡白齋胡名安之字叔器朱子門人也其後知縣胥繩武增祀周子爲六賢祠今增祀鍾氏故稱七賢

道光癸未之歲余來攝萍篆稔知萍爲古文物藪宋紫陽朱子嘗過其地與士夫習接者久之而從之游者祇胡公叔器一人以爲聲氣之感當不止是迨攷邑乘則惟鍾公名詠者爲朱子所器重其跋社倉記也蓋亟稱

之顧無及門之說獨朱子全集建寧朱子祠所列門人
有萍鄉鍾唐傑在焉余懼夫鄉賢姓氏將就湮也爰栗
其主入鼇洲書院之六賢祠改爲七賢俾從紫陽之祀
而以意逆之以爲字則唐傑詠郎其名昔祖詠終南之
詩爲有唐傑作命名製字或取諸此殆一人而殊稱非
兩賢之並世也將欲作爲祠記勒諸廡右顧事無左券
疑信參焉重屬諸衿士窮幽極險鉤求金石之藏庶以
援證鄙言不同郢說精誠所至響應畢臻果於宜邑之
化成巖得宋端平元年郡守趙公師恕題名石刻一百
七十五字其閒同游者十五人皆先名而後字侍行者
子若壻六人其四雖無字其二亦兼紀名字而同游之

中郡士之首題曰鍾詠唐傑余乃茫然以思浩然以歎不自知喜之烏從也夫宋端平之元去今五百九十年矣此五百九十年中邑乘之蒐羅不知幾更梨棗也名流之討論又不知幾徧鼠魚也而於鍾公名詠者僅以一鄉之善士目之其字唐傑又軼而不傳今雖攷知其字信爲朱子門人得祀於有宋諸賢之列而又不敢以其名合之則是鍾公自茲以往雖獲登名祀於六賢實永號中善於一鄉而已而五百九十年之覆何幸自余發之非余之涼薄足以表章前人網羅遺蹟也名實之紊久闇必彰適丁其時如草出土焉爾且夫往古名賢之跡其滋疑者何限魯論注自紫陽千秋定論矣而八

士之世曰成曰宣太宰之邦或吳或宋即一老彭也錢鏗伯陽爲一爲二商賢之斷啟辨斯紛鍾公何辜於五百九十年之中離而二之因名歧而實判又何意於五百九十年之後合而一之使名定而實歸余滋快矣然則思之通於神明者信有其徵而名之壽於金石者斷不可沒固不獨岣嶁之碑藉傳禹跡華陽之號訂自鶴銘已也爰樂爲之記九月二十二日

心安樂窩吟序　壺舟詩存四

余也將老始得讀邵康節先生之擊壤集才一開卷便覺此心渙然泰然平日所疑者冰消霧釋此中自然有主此中無所不空不復有恩愛離別之情胃於內不復

有患難生死之念存於懷平日亦嘗讀老莊書味坐忘之說誦慈釋語繹空觀之義非不照了多時俱未能斬斷葛藤於斯立脚今閱是編不知其何以入我胸中易我方寸如是之深且速也康節先生早年所居有安樂窩集中詩以吟名者凡數百吟之以安樂窩名者十有一所謂安樂窩中詩一編安樂窩中酒一樽安樂窩中一部書安樂窩中一炷香皆心得之樂亦由有自樂之心也余方流離顛沛未能樂其樂而竊欲心其心因以五字名集自是而後心非有當於先生之心者不心吟非有當於先生之吟者不吟矣

遺詩

旅食京華忽已三載故鄉良友音問缺如時有便風以詩代柬其中多農家者流恐未能悉輒用淺語成韻傚樂天老嫗俱解之意爾　摩烏集

再拜上吾友欲語先神馳自從出門來未及陳一詞寸心頗耿耿徒爲塵鞅羈疏慵幸勿怪懷抱長不移猶記癸酉冬北上苦無資東西與南北四出投所知外賴親友力內託族黨私行囊略充牣芻秣聊支持甲戌春正月公車膏吾脂蚍蜉不自量撼樹良可嗤冀或詭遇獲略慰知己癡春官竟無名瑣璅情難支長安不易居假假何所之幸遇舊館人方作都水司留我事簡牘寒禽棲一枝覩愛如家庭交好無參差脩脯藉酬應筆硯常

脩治優游度殘臘温室娛寒姿惟聞爆竹聲悵觸故鄉思忽焉游興發策馬西南馳霸州聘我去翰墨兼刀錐首春出都門荏苒深秋期官書與戶券終日神魂疲楚人乃沐猴朋友各散離飄然捨之去去游叢臺基廣平古邯鄲憑弔平原祠令尹夙同襟一榻聯羈縻碌碌何所營籌策仍前規一冬復一冬春風吹柳絲硯田日以蕪茅塞日以滋自問別高堂三載來何爲況復蘐中物入手成漏卮四月辭廣平五月還京師歸燕覓舊巢埋頭如伏雌主人已爲郎而我衣仍緇上負堂上恩中負親友施下負妻子望咄咄空撚髭背城擬一戰已覺精力衰黽勉且自奮渴作智井窺時而搆一藝時而哦一

詩時而學臨池風格摹唐碑問此何爲者積穀思防飢勿嗤抱佛脚勿哂綳嬰兒一第如可得蔗境甘如飴否或宦一邑猶足開吾頤熊魚不可兼捨彼或在斯二者倘無取秪觸空藩籬所望二三子爲我占蓍龜庶幾文章達弗令鬼魅欺書此寄故鄉哀我方路歧語盡鐙亦灺攬鬢成霜毿遙知華堂上骨肉同歡怡興居定無恙年穀咸豐宜所希善珍攝相見當非遲南雲渺何許翹首情無涯

臨海王淑姑許字四眇李氏子時同在官所李之叔爲納聘於鄉李不知也既而兩家聞之嘖有言李欲並娶之淑姑之母執不許還其幣淑姑竊取兩金環約之指

有里豪聘淑姑母許之明晨呼淑姑不應索諸井已死指環儼然蓋以李氏物殉素輝閣老人洪氏節而才臨穴哭之慟檢其篋得絕命詞焉李氏聞之迎其主歸於家後六十年李之裔徵詩日下並屬余余維桑梓遺芳不可不亟爲揚扢勉效柏梁體成三江全韻

霞城鬱鬱蟠蠶江大固小固雄吾邦篤生奇傑皆成雙二徐道學聲鏦鏦二方碧血盈忠腔寓賢任鄭留煙雙宗溯智月雙佛幢侯齊才氣誰能降苦節異烈芬蘭茳前有洪氏雙眉厖素輝高閣扃瑤窗誰其繼者惟仙娏淑姑王氏大義扛隴西王孫白面駹四明門閥開宏龐白茅純束無驚尨相期迎我木蘭艭蹇修歧路殊紛哤

一朧一蜀戈春摐夫君守信非悾悾同心欲幷雙紅豇
毋也不諒戕慁惷還子雜佩鳴琤瑽足音空谷來何跫
禍父晲予逦且睦停波古井無流淙轆轤索絕都盧橦
題詩擲筆辭明釭金環約指投鷩瀧跳身倒立蓮花蹤
洪氏慰汝魂無僕幽宮鬼伯誰敢撞清宵不擊泉臺梆
夫君聞信神黜黜拊膺雪涕目欲眬牛女永訣河無矼
柏舟纜絕餘孤椿負心不學彎弓逢吹簫代鼓聲砰訇
迎神立主酹瓮缸雖無鴛塚連雙腔社田麥飯存耕耧
我聞鉛淚如拋礎人生益壽非由邦身名泯沒眞蝬蛖
羨汝砥柱臨洪洚靈江千載流淙淙佳哉二固增崆峴
揚芳搦筆慼椽杠

黃杜鵑花四律江西學使李芝齡師宗昉袁郡伯鄭漁帆沁一命作 錄一 聞喜集

映山紅外別成芳漫說無香似海棠剛落榆錢同破綠未逢梅雨已沾黃鶴林幻相瞿曇面豹隱風流謝客囊記得台南謁星使無雙題品荷雲章往歲學使文遠皋夫子扃試浙東余以杜鵑花詩四律邀賞蒙口占見賜云鄭氏鷓鴣傳好句謝家蝴蝶出新篇後生未必輸前輩又見天台黃杜鵑余甚媿焉

辛卯冬月由章門放舟回彭澤阻雪孤塘仍次東坡除夜大雪韻於是二十一疊矣 嚶甕集

青山未有期銅符已自送夏間以事罷官大槐彤其柯忽醒涫于夢機心我已息乃爲桔槔弄所喜一葉中尚有故人

共謂陳九璞生但覺布被溫不憂酒樽空泛若鷗泛鷗徒懷
鳳山鳳余居鳳山下廬阜如建瓴積雪封其棟風逆舟不前
篙師十指痛此地近柴桑下潠田誰種安得還故廬老
守牖如甕

壬辰冬月由章門至彭澤復由彭澤旋里換舟吳城閱
東離集有感余與鄉谷琴曹兩弟在彭所作詩合編之名東離集和蘇詩俱在集内郎次
集中和蘇長公除夕大雪韻

日月如旋蓬燕來鴻復送昔歲於今年菀枯成各夢昔歲
愁吟尚有五斗今則景況又不同矣聿動故鄉思玉笛梅邊弄扁舟放吳
城惜無故人共謂陳九璞生寒冬一月雪天不補其空兩日
喜新晴譬彼朝陽鳳願言速征帆快得瞻衡棟拜母述

艱危痛定始知痛（今秋舟覆瑞洪幸而獲濟）松菊有遺根春來尚有種行役恐未已鞭絲指鐵甕（計明春道鎮江將入都）

雜感疊前韻十二首（錄一）

一士趨榮名媚情極縱送縱送未及已浮生慨如夢一士尚陰謀機心習播弄播弄方未休夜室修羅共一士愎且險無事思鑿空老馬認爲駒山雞充作鳳人命等草菅積孽屋連棟雖無世法嬰恐有泥犁痛陰騭如耳鳴夙根在自種所以桔槔水不如漢陰甕

江行論敷淺原（古今樵唱）

大禹導九江至于敷淺原茲源在何處古今議者繁或云卽匡廬敷淺義何存或云是大孤小阜豈足尊緊余

放舟行上下究其源上自吳城驛下至柴桑村中間數百里沙阜如奔豚其高不成山其圓不成墩堆衣見褶裢禿然草木髡土色閒黃白有若河水渾一望飛鳥絕莽莽迷朝暾此伏彼又起千隊鵝鴨蹲江岸多長灘迆邐連山根水長成淵海水落斷潺湲此灘隨處有彌望皆無垠平衍而易涸譬若受瀋盆平衍欺則協易涸淺可援將無禹所指但以大勢言想其導江時下流莽崩奔因知上流勢通順無鬱蘊湖漢與修吉輻輳至章門齊入彭蠡湖波濤息吐吞從此賦回車無復㯿楯屯後人溯禹跡豈見開鑿痕僅此鼠目光索燭以手捫九州尚如此海外更何論獨有陶淵明山經對酒繙但忝流

觀趣而無聚訟喧我生千載後花如蟲處禪覽景發長喟倒盡牀頭樽

按敷布也淺濺也原泉也敷淺原者卽據廬山瀑布泉而言蓋以瀑布名其山也先生此詩謂指鄱陽湖中小山而言雖未甚確然亦足備一說

哭子八首錄二 倚劍集一

三十五年身無端問水濱呼天天莫應待老老何人失足眞憐命輕生更愴神懷中數行淚昧昧覺難詢兒兒自姑蘇回江舟至雞籠山距章門二十里耳忽以溺死同行者云是失足而兒腰篋中遺字一行有視死如蛻詞語不知何因

究竟慾余積搔頭莫怨天遺雛猶有望晚息待何年子媳

以九十月臨妊故云淚已西河盡杯休北海捐一編齊物論世事

渺雲煙余嫌兒兒心地不開因以莊子齊物論與讀乃不數月而赴波流豈又誤認生死之可齊耶是余之過也

三弟今樵自都南來將伴余西戍以戊戌新正五日至喜極有作二首

燕山南向遂征車萬里西行慰謫居世路尚留眞骨肉沙場同挾舊琴書不教馬革愁孤戍誰說鴒原是子虛把燭相看疑夢寐一樽先爲翦春蔬

教學相資本友生廿年以長忝爲兄衰齡自分投艱險同抱於茲見性情半載輪蹏秦漢路一編風雨古今聲用古今樵唱意九州以外天原小雙劍憑余倚太清

將有伊江之行留別諸親友　四首錄一

五戰成名豈予材十年宦海逐浮埃命途自是逢多劫盛世何嘗有棄才幻境樓臺噓蜃蛤故山風雨偃蒿萊桑弧蓬矢男兒事壯志猶餘馬上杯

聞彭澤人士見余留別詩無不屬和積成卷帙而春衣書院今改名五柳以是命題所錄愈多將付剞劂感而成詠仍次東坡和王晉卿韻寄山長何品石兼示諸生何劍集二

文字有因緣性氣相連屬余與彭澤士締交苦未足半載病離逖爲受烏附毒遙遙瞻佳氣葱鬱若在目緬懷二三子偉如笴立玉巨翼各自奮誰非摩天鵠我昔侈游輿足蹤半嶽瀆今爲塞外行安知非眼福作詩別親

友聊以志遷逐豈期諸君子陽春有和曲感斯綢繆諠
人心非草木頗聞春衣院命筆風簷燭雅管先伶倫（品石詩先成已見寄矣）森森引萬竹將以付衆黎賜環爲我祝（品石詩有共說賜環原在邇莎車蔥嶺決揚鞭之句）我無善績存此誼昔未卜固知哀
窮途激切理所伏往跡昧冥鴻深媿淵明菊獨惓此邦
士方寸頗可掬振策將登途厚意遠志復

戊戌秋日以西戍過宿桐城大關雨留再宿次壁間洪
竹侯韻十律竹侯感懷作此鬱伊殊甚余之感應視竹
侯更深然吹劍之吷固不足感也茲之和之亦時鳥麻
音草蟲響答之義云爾

萬里西風向客催河源遥探水縈洄多緣斗宿剛臨命

昌黎東坡皆命安斗宮磨蝎臨之　未必纍臣便不才西母待歌筵上雪東方曾認劫餘灰昨宵飛夢經行處太華祁連擁作堆祁連即天山

次答元辰圖順行同門見贈韻

昌黎送罷反增窮又入坡翁詩案中顧我泥塗空刺促如君恬淡乃英雄時辰圖以廣文就職一宵談吐心期合萬里關河眼界空贈以瑤華壯行色穆如吉甫有清風

鳳陽

鳳陽蔥鬱溯堯門祥發前朝氣象尊萬世本根樓尚矗鼓樓三層高入雲刻萬世根本四楷字甚佳　七年營造堞空存城甎多刻洪武七年造　閭閻蕭索嗟如此世代興亡更莫論賴有清時垂　曠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典恪封猶備舊王孫勝國以侯爵備恪京邸朝會皆與

行滎陽汜水鞏縣間有作

滎陽西去又成皋城抱孤臺水沒濠游說齊梁皆此路

爭雄楚漢有餘囂山形天險臨鴻塹樹色秋嚴逼虎牢

極目蒼茫鴉影外夕陽蘸水暮雲高

萬里橋在渭南西門外有石坊非西蜀之萬里橋也

初日輕塵上柳條渭南城外路迢迢馬蹶霜重征衣冷

十月西風萬里橋

戲河墩在鴻門阪東十里許

里車猶記戲河墩想見軍從戲下屯歎息重瞳眞豎子

不將帝業就鴻門

宿窖室有序

晚至長武適安西駐防更換之際宿店官兵俱滿僅得窖室一區橫鑿入數丈土榻木門門之上留隙以通光俗稱窖室即詩所謂陶穴也余宿此爲第一度不可無詩

陶復遺風溯古幽我來土榻喜相親挑鐙恍臥湖州艇半夜開門月似銀

己亥元旦 倚劍集三

己亥懸弧覽揆辰重逢己亥走遐荒一生事業訛三豕六秩年華賤五羊無用羲文占剝復但教禹範衍康强元宵鐙火初春雪雁影聯翩紫塞長

弱水 發源山丹縣迤邐而西即禹貢之弱水也

江漢南流日夜澌黃河東去海雲低惟餘弱水西流去何事人過弱水西

高臺縣

霽雲閣雨黯深春路入高臺樹色勻弱水擁沙縈去馬天山挾雪送行人風醋多有雞豚社土沃思爲稻蟹鄰地出稻米圖省取給亦多野祠好語諸侯修候館崑邱王母倘來賓肅州西南有崑崙山元和志稱王母所居

出嘉峪關

雄關白日漲黃埃我到關門自在開沙漠荒邊原墮淚南人呼墮淚關馬班按謂馬援班超壯志未成灰驅車猶挾風雲氣揮

廛羞爲莞庫才正是太平好時節葡萄多處且銜杯

陽關陳迹玉門荒嘉峪山開稅榷場前代由來成利藪

我　朝惟是愼邊防嚴城西鑰雄天下關上額曰天下第一雄關賫

玉東輸賤此鄉國朝不榷他貨僅有玉稅而已欲繼山經圖異物犂庭

萬里盡神疆

王蒔香司馬送蠶豆戲次前埽室韻倚劍集四

豆莢如蠶梗帶叉故人見餉謝厝家筵中南客同聲說

祇少鄉園醃菜花鄉人細切醃菜呼爲醃菜花豆熟時以醃菜花同煮最美客同聲憶之

上八日接都門李儕農師羲文手札幷其子姪書喜與

感幷

輪臺人日雪初晴喜接雲書萬里程兩代書生敦舊誼

僑農先生爲余保舉師其五郎銷又從余遊　一門子弟擅新聲五郎及其姪亭普皆以詩詞見寄亭普亦余徒　都中秋憶分岐話余以丁酉秋出都執手依依各有贈言　塞外春傷詠絮情女弟子荊寶卿之少女年甫十二齡亦以詩見寄　二十八番魚網紙四書其二十八紙　不辭重疊硯歸耕

今樵以次舊詠雜詩十二首寄我寒夜無眠信筆綴和仍次原韻卻寄兼呈惠詩塘都護全小汀領軍圖圓橋觀察成輯軒刺史　錄一　倚劍集五

無佛稱尊未是尊文章憎命總休論支離面目韓紋皺冷淡衾幬燭淚痕每憶從前留犢處余宰江西之寧都萍鄉臨川東鄉贛縣彭澤南安司馬凡七政　不堪回首　賜袍恩新進士春宴後恩賜表裏　吾生已豫君平卜底用更番演玉門余久荒王遁之學有勸余勿棄置者

詠涇死乾活有序　倚劍集七

花名也狀如松實蓓蕾而色青見水輒死懸之枯壁抽榦如鞭細葉碎花以絲縈之花能隨絲之色賦數語以志其奇

喜晴惟怯水避涇祇臨風細葉隨鞭縈繁花約綫紅微生各有性格物恐難窮不見雪山上連根抽草蟲夏草冬蟲生雪山上見西域錄余鄉醫家治痘疹多用之

題黃巖夏子鞄疇培風閣詩鈔聽松小隱詩草上

餐君以葱嶺萬年之古雪酌君以宿海萬窟之靈泉照君以玉關萬仞之高月披君以松塘萬樹之蒼煙松樹塘在天山外而平沙煙樹不啻西湖葛嶺我從西來挾此奇特物苟非奇特之

客鳥能肩夜來蠟花忽大嘯罰磁聲中撒光耀爲讀君
詩向燭前琴匣自鳴劍離鞘君詩奇特不可當列缺畏
之飛廉藏昌黎石鼓有述作要令科臼生光芒天生人
才必有用此人乃抱荆山慟丁編覆醬亦何爲空遺棄
書積成甕太白天姥石扉摧開髯坡濰水白鳳騎來故
知仙人有文字乃可高視輕塵埃如君不是五鳳之樓
拔天手亦是七寶之囊修月叟當年定有星墮懷長庚
勸汝一杯酒君家有閣名培風去以九萬滄溟通太鵬
倘遇希有鳥還能登高作賦聲摩穹耳畔蟬鳴天籟發
急歷君詩鎮以碣不然精魃夜深來攫取搖編負魘宿

讀八家詞 并序

國朝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八家者莘農王承瀚碧螺精舍惜春詞寅臣夏寶瑣灊玉齋麗春詞浣春王熙治盥薇仙館繪春詞子莊王棻玩芳草堂醉春詞春塘池鈞半隱居夢春詞小林王維翰瓊華閣戀春詞心葩袁建犖吟紅樓釀春詞仲吹蔡篪香草廬沁春詞

癸丑年華禊敘展蒼溪唱和八家春天教後起皆名世我識先生是故人莘農為七家師才筆縱橫推領袖閒情激灩絕凡塵浣薇讀罷重回首話雨何時杖屨親贈詞各一首末錄

台學統卷八十八

黄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三十五

明經姜北山先生文衡

黄巖縣志姜文衡字兆璿別字亦農焦坑鳳洋人祖居北山因以北山自號年十三入邑庠以明經終晚年病瞽復號盲道人同治戊辰卒年八十少從夏寶田鼎牟柏峰濬戚鶴泉學標游敦篤力學通經史善詩古文詞度越儕輩著有北山詩鈔五卷文鈔四卷續鈔二卷泰興吳少宰存義極推之子化鵬躍鯤皆諸生

北山姜先生墓版文　受業王棻撰文署教諭高鴻書丹　門生蔡箎篆額訓導沈廷颺立石

先生名文衡字兆璿別字亦農姓姜氏世居黃巖北山因以爲號晚病瞽自稱盲道人道光庚子歲貢通經史善古文辭爲邑名宿著有北山詩鈔五卷文鈔四卷續鈔二卷學使泰興吳侍郎存義爲跋極推之同治七年十二月壬子卒年八十越三日甲寅葬渡門山之麓配夏氏合葬焉子四長化鵬季躍鯤皆縣學生先卒仲以源亦不祿惟以浚在女一孫二思容思幹皆以源出容嗣化鵬銘曰

台在海濱道喪文蓁先生靈光巋然獨存東野詩窮柳州文厄貧病老鰥斯文有赫雖厄且窮斯文則逌百年

觀化歸此幽宮

瞽者三先生傳　後學王棻子莊撰

王先生名藻字允琳一字次居邑之天長街人康熙間歲貢生也少負異資篤厚好古旣長負笈八百里謁陸稼書先生於當湖從之累年得洛閩之傳歸以教於鄉乃取困學之義自號又次後生英俊咸從之游多所成立旣老瞽於目從游者益衆先生所見亦益高於是著學庸奧義論孟津梁凡數萬言咸傳於世督學使者彭始摶見其書以爲非俗儒鄙生所能爲也欲薦於朝而惜其瞽乃表其廬曰學繼紫陽卒年八十三門人私諡曰文靖先生後百餘年而有牟先生焉

牟先生名汝霖字思霈號雨蒼邑之茅畬人性敦厚能力學精研四子奥義每夜分就枕聞雞鳴即起如是者十餘年盡通九經諸書而四子書尤浹洽云爲舉子業清醕朴老有化治風以故不合於時每試不售嘉慶中以博士弟子貢成均而先生瞀矣士之從先生游者先生隨其資之所可及無不傾倒咸各滿其意以去於是盲先生之名大噪於台以南晚年猶予樹則迎養於家不復授徒然執經問難者戶外屨猶滿至今學者尙能道其軼事卒年七十有五有雨蒼詩稿數卷及制藝二百餘篇藏於家繼之者則爲姜先生

姜先生名文衡字兆璿別字亦農祖居北山頭因號北

山嘉慶間補博士弟子道光庚子以年例貢成均先生
自少以經學聞方總角時應童試能默寫五經學使劉
公鐶之甚器重之取入郡庠長通諸史百家言尤殫精
於古文之學醖而後肆詩自漢魏六朝暨唐賢作者靡
不諷誦優柔厭飫發於吟咏咸得其精華爲人恂恂篤
實言如不出口至與諸生講論經義滔滔不窮聞者咸
駭服焉晚歲以初學周易無定本欲綜漢宋諸儒之說
著周易集解僅得其半以病目不能卒業學者惜之先
生既貧且瞽其所遇有不堪告人者乃自稱盲道人作
歌詩多感慨牢騷之什咸豐辛亥湘陰進士吳西橋來
宰黃巖讀先生詩而好之以爲氣韻蒼涼不沾沾於古

人面目而於身世浮沈之感上下古今成敗盛衰之故無不暢其所欲言而止葢其讀書多而歷世久比事屬辭動與古會而正無所依傍也語詳所爲姜明經詩序中可謂知先生者先生由邑西之上羅村遷焦溪今爲焦溪人著有北山詩鈔五卷文鈔四卷西橋名英樾字子略辛黃多惠政未幾卒於官先生復以詩哭之

贊曰菉昔師事亦農先生窺其學若無涯涘而先生沖然如無有者旣而先生以盲廢其學問之淹貫口授手畫尤爲時輩所推重云夫此三先生者其學同其盲同其終於明經老於館師亦無不同豈貧士之受命於天固有一定之數而不可易者邪然三先生均產吾黃接

踵於數十百年閒而皆以盲廢則又黃人之不幸非獨
三先生之不幸也世之不盲於目而盲於心者何限而
三先生乃獨以盲稱悲夫
遺書
北山文鈔四卷
黃巖縣志是集散文五十五首駢文二首附王棻贅者
三先生傳一首係晚年所自定咸豐丙辰刊行太平黃
濬同邑馬煥章爲序張淦跋
北山詩鈔五卷
黃巖縣志亦晚年所自定卷一珍帚集道光癸未應瑞
場序詩六十七首卷二寒雪集七十五首卷三倚枕集

四十九首卷四爨炬集五十六首皆分年編次始丙寅終戊午卷五擬古樂府四十三首丁巳作盲道人彈詞十首已酉作共古今體詩詞三百首咸豐戊午刊行有咸豐元年吳令英樾及黃濬序道光乙巳自序

北山文續鈔一卷詩續鈔一卷

黃巖縣志凡文十六首附王棻復書一首詩三十四首皆戊午以後所作同治丁卯泰興吳侍郎存義跋

北山文鈔序　太平黃濬

余交海內文士衆矣大抵多以詩賦詞華擅名當世於古文之學不數數覯晚乃得姜君亦農蓋自道光丁未主講蒼溪萃華書院亦農亦授徒南城相去不數百步

往來既密唱和遂多當夫曳杖煙局遥懷片羽於是有約游古洞之作看山野屋坐對雙雲於是有過訪書堂之作至若黃犢酣眠癡龍懶起金猊莫剖玉鏡無光顧災之切病目之傷未嘗不塤篪應和相與欷歔而歌嘯焉是時余第知亦農之能詩未知其能古文詞也已而有言亦農深於古文者索其稿匿而不出顏忸怩而不安嗚呼何其用力之勤而意愈下也自是以後星離雨別咫尺天涯不得見者六七年猶憶庚戌之冬亦農以書來函其近咏并自祭祭書二文件石居記一首讀其文恢譎曼衍有莊周列禦寇之遺意始知亦農果深於古文者而余徒以詩人目之失斯人矣今歲長至日亦

農令嗣伯均偕友牟敏齋來訪出北山文鈔以示余且述亦農之言曰余病瞽文稿俱屬之生徒恐有未協幸無忘夙好爲我釐訂而弁冕之余爲忻忭者累日旣幸得聞亦農之聲迹而又喜觀亦農之文以慰飢渴也獨念余老病眩瞀有不終日之勢亦農又苦眊栖山中此生殆不能復面秋水蒼葭彌增懷想回思蒼溪聚首擘箋分韻時不啻若前生事吁可慨也已爰爲舐毫濡墨薄效微縣而歸之至於才之閎肆文之粹精余譽之爲循私不若使天下後世讀是集者之譽之爲公言也甲寅臘月四素老人愚弟黃濬壺舟生拜撰

文序　馬焕章石田

嘉業堂刊

嘗讀古大家論文書竊意古文之學非積數十年誦讀之功研窮而切究之造其堂而嚌其胾則其發於文也必不能有磅礴鬱積之氣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蓋自制義既興士之生其閒者不得不低首降心俯就繩尺閒有一二聰敏之士亦不過學爲詩賦獵取科名舉先秦兩漢唐宋諸大家之文茫不知爲何物嗚呼古文一道今人士苴棄之久矣姜君亦農幼以經學聞童年即入郡庠余時方就塾心竊慕之後十餘年閒益肆力於經史古文之學聲名大振都人士無不願納交者鄉先達戚鶴泉林鐸園輩咸謂其文有古大家風余初未之識也逮弱冠與君同出夏寶田夫子

之門雖先後差池每芸窗旅邸把袂敘晤得覩其所爲
詩古文詞歎其底蘊之閎肆由是傾慕益切知契遂深
矣夫以亦農之才如此其學又如此使之歷金門上玉
堂雍容侍從珥筆　彤庭豈不足鳴　國家之盛乃屢
困棘闈薦而未售僅以明經貢於成均授徒講學以終
其身晚年復以盲廢寄棲石峰精舍是蒼蒼者故挫折
之以發其不平之鳴邪抑古今來文人學士豐於才者
咸嗇於遇邪今其門人盧子錫疇王子棻等謀梓其詩
文余取北山文鈔讀之見其雄渾峭健時近昌黎而質
實重厚復得南豐神味所謂積數十年誦讀之功研窮
而切究之造其堂而嚌其胾者乎余雖有志於其學而

未克有成讀亦農之文又滋媿矣後之人必有悲亦農之遇之窮爲之流連諷誦而奮然以興俾先秦兩漢唐宋諸大家之學不墜於今者此則亦農之志也夫咸豐甲寅重九日教弟馬煥章拜手謹識

北山文鈔跋　張淦麗薌

亦農先生長余一紀而折行輩與余交者以同出賓田夏師之門故師授徒五十餘年邑中英儁大半經其陶鑄所心許者惟亦農一人每與余言姜生質學敏贍年十三即能背誦九經爲劉文忠公所拔取名譟一黌洎年長而學愈進所作詩古文詞深有見於古人之堂奧道光已亥授徒九峰余始獲攀嵇丁未館南城余數造

焉相與談古今訓詁之學往復問難多所廣益如集中與余書一篇考核精詳非胸有積軸人不能道雖嘗鼎一臠勝於屠門大嚼也惜次年移榻他處尋以盲廢坐臥空山而余得親其言論風旨者鮮矣夫以亦農之才之學使其摛藻 天庭優游清晏作爲文章必當刻畫經籍大有補於世教裒然爲一代偉人卒不獲遇僅以明經老窮矣乃造物忌才又從而折挫摧殘之俾茫無所睹豈不傷哉昨歲緣門下諸子之請自裒其詩文各一編以授高足生王君子莊子莊天才亮特超出流輩於古文尤有瓣香之奉因鳩集眾貲先以文鈔付梓刻既竣余過其書齋具言所以僕既悲先生之遇之窮又

嘉子莊能尊師重道成先生之名於無窮也故綴數語
於簡以誌附驥之思云耳咸豐六年壯月哉生霸晚弟
張淦麗薌甫拜跋

北山詩鈔自序

甲辰歲暮家居無事自顧頭顱已成老翁度詩學未能
復進乃取四十年來吟咏之作刪剟蒐訂存其十之四
五釐爲二卷付兒輩鈔錄嗚呼自有詩以來卓然名後
世者未易更僕數外此撚髭苦吟力追風雅卒棄擲埋
沒糞土中者又不知凡幾若僕等不過蟬噪蛩吟聊以
自適何詩之足云雖然詩之作也以道性情而常發抒
於身世交游登臨觀覽之際今夫古之詩人或蕭微巖

廊而螭蚴譬筆或沈淪草莽而澤畔行吟身世不必盡同也或抽祕於名公鉅卿之間或題襟於遷客騷人之侶交游不必盡同也或豪宕縱橫得名山大川之助或流連嘯傲寫一邱一壑之奇登臨觀覽不必盡同也僕則早喪怙恃久困飢寒名場屢躓室人交讁槖筆走四方如飛鳥之依人所遇之阸如此至於里黨故舊積素爲歡萍梗因緣新知足樂合則慰離則思凋謝則悲宿草晨星感慨係之矣若夫奇巖幽壑之區紺宇元關之地足跡所經輒心嚮往之徒以塵羈不獲誅茅託處未嘗不悵悵於懷也然則僕固自有其身世交游登臨觀覽則僕亦自有其性情韓子曰物不得其平則鳴僕雖

非善鳴者而亦安能禁其不平之鳴乎於是鈔而存之
後之君子有能因僕之身世交游登臨觀覽以諒其性
情者余願畢矣若以云詩則蟬噪耳蛩吟耳拉雜摧燒
之可矣奚以鈔爲道光乙巳孟陬黄巖姜文衡亦農自
識

又序　邑令吳英樾

昔人謂詩有別材非關學也余謂不然浣花老人之言
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蓋古之詩人必其胸中洞
觀乎上下古今成敗盛衰治亂相乘之故旁及九州海
嶽之大以至草木鳥獸蟲魚之蕃人情世故之遷移各
隨所遇如其意之所往而急起追之不必有風騷漢魏

六朝唐宋元明各家之格在其意中也故史推司馬子長而詩宗杜子美韓與蘇亦各順其筆性爲之暢所欲言動與之合而豈有倚傍他人門戶之見在其意中哉後人自李杜外動曰某學蘇某學韓嗚呼若蘇韓二公者豈沾沾於五七字之詩哉其所積者厚隨所觸引而底裏可窺區區小儒摹倣字句鋪張排比此特成優孟之衣冠耳烏足以言詩姜君亦農一老明經從游問字者戶外之屨常滿今從王莘農處讀其所爲詩氣韻蒼涼不沾沾於古人面目而於身世浮沈之感上下古今成敗盛衰之故與里閭還往細微曲折之情無不暢所欲言而止焉蓋其讀書多而歷世久引而宣之比事屬

辭其與古人合者亦偶耳非規規於摹倣而爲之者也盧孝廉錫疇之言曰姜翁吾師也窮老且盲授徒西山中課諸生文使人面諷口授而改之鮮不當者嗚呼士人抱瑰奇磊落之才不見用於世課徒餬口窮老一編而天又戹以奇疾茫茫長夜相與終古悲矣余哀姜君之窮而又多其詩之無所倚傍也於是乎書咸豐元年八月知黃巖縣事湘陰吳英樾書於澄江官舍

又序　太平黃濬

丁未之歲余與盲道人同課徒於蒼溪城中相去僅數十武日夕過從維時盲道人不惟不盲於心并不盲於目余則偃蹇多病中心盲如盲道人數示佳作輒以盲

詞酬之甚相得也昨歲長至盲道人以書至述厥盲狀
甚心不盲而目盲矣余笑曰是殆欲盲其目而逾瞭其
心乎昔左邱失明而作傳師曠薰艾以求聰蓋事無兩
全伸於彼必屈於此也遺以一帙則與余別後之詩具
存余備閱之加墨焉復笑曰君誠所謂盲於目而不盲
於心目逾盲而心逾徹矣其詩時而感憤時而嘯歌時
而滑稽游戲覺天下之不盲而盲者欲求盲者之一言
而不可得信乎盲於目而不盲於心矣來書兼及索序
意遂以盲說復之余盲心者也盲道人盲目者也滚園
叟有云目憐心余望盲道人之憐之也咸豐元年端月
四素老人愚弟黃濬壺舟生拜書

珍帚集引　應瑞瑒

凡作詩無眞性情眞學問者詩必不工於北山姜君見之余與君本有世誼而初不相識自去歲館焦溪始獲交於君接其丰裁如滿座春風襲人襟袖又言皆根心不爲浮飾其性情大概可知至於說經鏗鏗足以解頤奪席宜其發爲文章涵泳優柔耐人咀味也今讀其詩或秋月春花動其幽興或殘鐙孤館寫其離情或作靑蓮豪放之風或爲杜老悲辛之態或覽物而投囊或思人而酬倡無非流露其性情學問於滿澗清泉一峰秀石之間惜余與北山皆舌耕夫促膝時少分袂時多不獲晨夕唱和如跛鼈之隨騏驥也爰蘸墨而書其簡首

道光癸未七夕世弟瓚堂應瑞瑒頓首拜題

北山詩鈔跋

是編及文鈔四卷校正付梓皆出王生子莊之力而盧生西坪贊之捐資藏事則牟生敏齋林生蘭友與有勞焉嗚呼雕蟲小技壯夫不爲鑽蠹微名昔人所笑諸生顧役役於此者殆以盲瞽老人無可表見欲令兀兀窮年不至埋没於荒煙蔓草耳猥以覆瓿孤負褦衣故謹識於簡末咸豐戊午重九前一日亦農自跋

跋姜亦農北山詩古文集　泰興吳存義和甫

同治丙寅冬存義校士台州黃巖諸生以明經姜亦農先生所著北山詩古文集相示且乞一言爲先生壽盍

先生時年八十有幾矣爲書靈光巋然以顏其室伏讀其集淵懿篤雅抗行古作者試既蔵事道出黃巖亟欲一接緒論後知先生如漢杜篤目疾二十年空山遯廬繩牀棐几惟與執經諸弟子口講手畫有所撰述則羣操觚錄之日抒寫其醞釀所得默爾自娛士大夫有造謁者皆以老病辭又如高座道人省應酬之煩也迺不果見然時以不見元紫芝爲悒悒也今歲秋闈先生高足弟子王棻來杭州裒其續集請爲之序存義何能序先生之詩之文哉因憶正月駐節寧波得讀陳餘山先生詩古文集幾高一尺其年亦八十有幾亦以授經居近郊不與塵俗接亦不獲見昔孫興公謂山嶽神秀涉

川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今亦農餘山所
先生者年碩德婆娑四明天台之間閉戶著書可望而
不可卽是又一方丈蓬萊矣爰書數語俾棻歸爲先生
誦之或可綴於北山集之後丁卯八月二十有一日黍
興吳存義

遺文

上戚鶴泉先生書　北山文鈔一

文衡再拜奉書鶴泉先生門下衡黃邑之寒士也賦性
譾劣一無所能惟是好古力學有志未遂自幼竊聞先
生之學問文章陵轢今古私欲執贄門牆沐浴春風時
雨之澤而遭遇多艱志不獲遂後得鶴泉文鈔及集杜

諸篇讀之雖未能窺其涯涘而忻慕踊躍不能自已於
是從游之志益切癸酉秋試衡以丁艱未赴聞先生設
教崇文書院諸友之得親言論風旨者咸望洋愕眙愈
信先生爲一代鴻儒而非庸耳俗目所能揣測者也昔
蘇子由生十九歲即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
大而又以爲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雄偉與其門人
賢士大夫游而知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衡生長鄉隅
足迹不踰里巷無名山大川以自壯其蓬勃鬱積之氣
家世寒賤不欲靦顏干請於當代之名公鉅卿計可以
遂天下之大觀而又不嫌自致其身於其人之側者蓋
莫若先生之門矣夫以先生生當斯世又幸居鄉境無

千里負笈之艱而衡聞風興起積十數年之企慕乃餬口一氈齎志鬱鬱終不得出大賢之門下今春秋二十有七年矣恐此事便已用是不揣陋質先布愚衷期以明歲正月擔囊受業以登先生之門倘以爲可教而辱收之幸甚幸甚臨楮神馳無任仰止衡再拜

贈戚褉亭序　北山文鈔二

嘉慶乙亥之歲余年二十有七時方志盛氣壯肆力於古文詞聞吾郡有戚鶴泉先生者當代宗工也方主講紫陽思往從之游則介其姻親寓書以爲先容旣而鹿鹿視田卒不果往次年赴秋試始得拜先生於館下又五年而先生歸於鄉設教郡城余以試事之暇攜課藝

就正始得觀先生所爲文章聆其講論淵然如江河之深也聳然如華嶽之高也而先生不鄙後進勤勤然誘而進之於是數侍杖履因得交其長君冷江時次君少君方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皆英偉器也適塵鞅倥偬畢試旋反終不獲廁身門牆歲月奄忽不得見者又五六年而先生捐館舍矣今少君禊亭翩然來學夫以余之鄙劣何能爲禊亭師然有不能已於言者不知禊亭之意欲以力學紹承先緒耶抑將席先世之遺業而以自足耶吾聞名父之後象賢爲難禊亭誠欲紹先緒則當屏其華靡之習而務去其驕佚浮惰之心於保世承家之責凜凜乎若蹈虎尾涉春氷然後致其誠篤以入道

吉西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則僕積生平企慕願望之心不得廁身於先生之門者得與禊亭砥礪有成亦藉以自慰焉禊亭勉之異日所稱冢賢令嗣者非吾子其誰歸

訓學三則

為學之道先養性情容貌辭氣皆德之符昔人言之屢矣諸生或脫略成風未能檢飭其病在於性情其累及於學問不得不詳論之吾聞沈潛者入德之基重厚者載道之器謙退者受教之本古人學已醕備而粥粥乎若無能循循乎惟恐失之此所以心愈下而德愈盛學亦愈宏也若輕浮躁妄雖才華富有適足以喪行而敗名耳況外有輕浮躁妄之氣則內必有自是好勝之心

一有自是好勝之心則必不能潛心勉學并不能虛己受人所□我無以畜德人亦不樂告以善道孟子所謂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安能取益友廣見聞近世學者多染此習文運之衰未必不由於此諸生宜思制外養中之道凜滿損謙益之戒以治性情以進學問小之可以立身修德大之可以善俗維風此愚區區之心所以爲諸生勤懇望者不然愚以一日之長忝居講席徒緦緦焉以禮貌律人亦奚爲哉

古人爲學之本所以務爲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今之學者已不復語此然卽就學問而言亦當識本末定趨向精究書理熟讀經籍旁及於秦漢唐宋諸大家古

文以爲根柢由是發爲文章得之心而應之手資之深而逢其原無寒儉陋劣之病亦無撏撦剽襲之譏此其選也若徒誦習時文揣摩制舉特其末耳況於制藝又不講明先正名家之理法機局而所誦習者惟嗜夫聲調之工詞華之富以爲涉獵計抑又末之末者矣諸生皆英年淑質當思立志期於遠大用功務在實獲勿狃於淺人弋取之見以博小試之一得也至作文之道先輩論述已詳而近時汪瑟庵先生標以大易之兩言而兼取王耘渠三勝之說嗚呼盡之矣蓋理勝者必其有物者也意勝趣勝者亦必其有序者也否則聲調雖工詞華雖富而本末搶攘首尾衡決立誠編所云誠中病

痛取而閱之當自知得力之有在矣諸生勉乎哉毋躁進毋欲速優柔饜飫充實而有光輝不惟為有用之儒即科名亦無不可操券而獲矣若夫怠玩因循自甘廢棄此又不足與言而亦何煩灌灌與

韓子曰毋望其速成毋誘於勢利旨哉言乎欲速而誘勢利非特學術之害乃心術之害也今之學者非無明睿英敏有過人之資者也又非無早作夜思勤亹不輟者也而名儒碩學卒不多得者大抵挾策之始即志在獵取科名稍能涉筆為文便廢閣經書不一寓目但取制藝之合於好尙者以揣摩時趨又或鈔撮類書謄錄稿本入場則公然攜帶一或倖獲便翹然自喜而父兄

之教其子弟師之誨其徒者乃以此爲能由是志趣日益卑鄙器識日益淺陋其列高等掇巍科者遂不復從事學問茫然不知書爲何物他日入官鑽刺射利貪緣倖進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已見於此至於後進轉相慕效惟恐不逮而人心風俗將大壞而不可救故曰非特學術之害乃心術之害也夫　朝廷設科以待天下士將取其蓄積淹通發抒經濟爲國家有用之才而豈知科名之溺人心術一至此乎故士苟無志於學或日月既逝冀博一第者固不必深論若能立志讀書而又春秋方富則當自正其心術始即不能如古人專務爲己不求利祿亦當不汲汲於科名自鼓篋之始多則要以

數十年少亦期以十餘載取經史百家寢饋於其中他日蜚聲騰達蔚爲　廟堂偉器即老死牖下亦不失爲鄉里師資以視苟趨捷徑終身無一得者相去何如也昔人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願與有志之士共勖之

續韓子送窮文

癸卯歲暮之夜彤雲彌天密雪布地姜子方憑木几理詩筒瓢棄無綠爐存不紅對寒鐙之耿耿擁敝裘之蒙茸乃取昌黎送窮文而讀之喟然歎曰吾聞古之仁聖賢人類皆否塞而後通何韓子自命大儒而亦戚戚於處窮也抑又聞豪傑有奇窮庸流多厚福若余之瑣瑣

者而亦迍途顛倒侘傺屯邅家徒壁立竈突無煙賁文易米不值一錢頭顱如許溝壑誰憐是乃造物者之枉我以窮雖欲援古人之窮以自慰胡可得焉展轉以思倦而假寐瞥見窮鬼鶉衣百結貿貿然來盱衡而諾曰窮亦多術矣如子所云殆未盡乎窮之說也夫矜奇弔詭騖智炫才氣如吐霧辯若驚雷能不得展羽翮摧頹屠龍束手澼絖術哀是謂技窮蹲甲徹札射虎飲羽負重翹關拔石超距壯士年衰沙場戰苦死則邊庭生也俘虜是謂力窮華冑鼎鐘貴家閥閱炙手附羶盈階塞闥一旦變遷秋風衰颯車蓋門稀雀羅徑瘞是謂勢窮星宿羅胸錦綺滿腹十上奏書三獻璞玉髭毿江關羈

遲京國皓首歸來親朋一哭是謂名窮目營山海利析毫毛五都之市奇贏是操賈用不售紐於鼓刀龍斷祇辱牛車徒勞是謂利窮今子技不足執鼠力不能勝雛出身寒賤非烜赫之勢家也年踰四十已謝名場不欲僕僕以困征途也居山林則樂履廛市則戚未嘗與商賈較贏絀於錙銖也然則非造物者予子以窮子自窮耳雖然子所以取窮亦有故焉側媚之子突梯絜楹奴顏婢膝低首下心雖窮於天不窮於人子不欲為也揣摩之徒剽竊喧嘈文社滿路墨豬為豪雖窮於遇不窮於交子不屑為也授徒餬口俛仰隨時程不加督文不相訾雖窮於學不窮於師子又不忍為也由前五者宜

寶命之不猶由後二者子適得其所求信內美之可恃於造物乎奚尤予無我棄我爲予留空齋岑寂予無朋儔顧影高歌我當與子一唱而一酬語旣畢翩然而逝萋子乃霍然醒豁然悟不自知百憂之盡去

祭書文

余性多嗜好於書尤癖非有事故風雨暑寒未嘗暫離也自喪明以來棄而不觀者歲餘矣念翰墨之爲勳傷此生之長別乃酹之以酒爲文而告之曰

緊古人之已往其神明精爽不隨生死爲存亡惟簡編之不朽故可尙友於一堂歷千載而如晤神一往而彌長下逮諸家之載記旁搜百氏之文章羅古今之事變

發奇怪之兆甚既寓目而可悅皆結習之難忘極天下之大美總不足以易吾縹緗吾觀夫賢者蓄德君子博文務好古而積學乃軼倫而超羣若夫著作之士雖才華敏贍亦必沈酣乎卷軸含咀其芳芬故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浩浩乎宏中而肆外淵淵乎旨遠而辭文余雖未之能逮而私心所向往藉以自娛者常在於圖書之府符素之圃何微明之不延遂與書而永訣笑開卷之茫然竟覿面而隔絕空懷二酉之儲藏曾無一丁之識別長束諸高閣之中而任蠹魚之殘齧不如拉雜摧燒效江陵一炬之烈然而書不負余余實棄書追思五十餘年之流覽尚捫腹而枵如徒涉獵其糟粕比剽竊

而何殊宜其蔽余之雙目不使與於殘膏賸馥之沾濡已焉哉吾將藏君以安世之篋乘君以惠施之車餞君於羽陵之道觴君於天祿之儲倘訂夙契於再生結瓣香之一縷書乎書乎幸毋中道而棄余

馬石田遺文序 北山文續鈔

石田馬君既歸道山其門人吾宗景華裒其學古遺文十有七首鈔而存之請余一言以弁其首石田余同門畏友也其學問根柢經史發爲文章雅健雄深無闒茸纖靡之習生平意氣自豪少時亦欲馳騁名場迨屢試輒蹶俛得復失遂屏去制舉業專肆力於古文辭其後學益充文益進試益蹶而氣乃益豪當其縱筆所之淩

轢邁往有摧倒一世之概於邑中知名士揣摩時好者無所不睥睨儕輩亦以此訴病之而石田竟齎志以沒矣嗚呼以石田之材質使其俛就繩尺與時髦相頡頏未必遂老死牖下君乃夷然不屑獨爲古文於舉世不爲之日而闇汶以終所謂志乎古必遠於今者乎今讀其文雖未知於古人何如而昂藏磊落突兀崢嶸之氣有不可抑遏者斯亦膚庸之藥石俗士之鍼砭也雖然士之不遇知己抱其金玉之文埋沒於糞土中者何可勝道獨石田也乎哉

遺詩

海天吟　家子作　六首錄三　北山詩鈔一

市廛煙火聚訪勝愛江鄉小住船爲屋長隄網作牆濤聲喧井里估客集帆檣數里魚鹽富眞堪壯越疆

堠火雲烽熄江壖驛路春士猶小鄒魯風亦古齊秦矛戟歌同澤錐刀競要津所期循吏治閭里盡還醇

爲問前朝蹟楓山古寺幽帝王留翰墨顧盼笑滄洲楓山淸修寺宋高宗航海至此於僧房題二詩又書淸修風景千年在滄海煙嵐一笑開之聯麥飯艱難日柑鐙汗漫游在金鼇山祥符塔院僧進炊餅五枚有二航販柑者帝盡買散禁衞命取皮貯油點鐙隨潮放之天教存一綫梵宇亦千秋

由石梁至華頂宿地藏庵

北山詩鈔二

飛瀑奇觀快壯游更思絕頂豁雙眸百盤鳥道穿山腹一朵蓮花矗嶺頭手摘星辰通帝座胸吞溟渤小神州

今宵萬八峰巔臥不數元龍百尺樓

拜經臺觀日出

晨鐘初動披衣裳起看初日升扶桑天雞唱曉風浪浪
客子踐露登高岡疏星熲熲燦天章東方睒睒搖曙光
羲和弭節仍潛藏六龍綏轡息康莊須臾萬丈騰彩芒
日氣雲氣職元黃雲氣一帶連帆檣蜃作樓臺霞作檣
或如城闉如橋梁或如車馬如旗槍點染草樹排雁行
變幻明滅難具詳海水忽立射天閶捧出火輪照大荒
金支翠蕤紛飄颻貝闕珠宮爭翕皇燭龍懾伏如犬羊
魯陽何敢揮戈鋋是時九月秋氣涼秋山明媚出曉裝
萬象森列皆在旁目極千里接混茫東瞰四明西栝蒼

鷲峰雁宕鬱相望茲游奇絕破愁腸振衣長嘯喜欲狂
會當快飲一千觴埽除世事如秕糠朝朝此臺挹瓊漿
上與羣仙驂翱翔不隨斥鷃笑鳳皇

憶辛卯元日積雪與同里彭礪齋若金聯咏今琴曹黃
君治以詩草示覽開卷適得是題唱和數章喜相應之
同聲恨訂交之已晚追次元韻以寄鄙懷原作用東坡
潍州大雪韻

人生寄一世烏兎迭相送忽忽四五年棖觸渾如夢畢
闕歲三朝玉戲彌天弄曠然發浩歌獨與老友共安知
千里外天籟鳴虛空時琴曹在其兄壺舟豫章署中我媿井底蛙君似
朝陽鳳九疊雲錦張凡九疊韻故借用太白句瓴水瀉高棟想其筆

陣馳不惜手腕痛感此珠玉揮毋乃瓜豆種瑤琴聲已希野人請擊甕

冬夜讀書

寒氣凜冽朔風饕㩉壁聒耳聲蕭颼布衾似鐵不能臥起煨榾柮吟風騷鐙昏紙破字難讀勉揩老眼辨牛毛古人已死遺糟粕眞味乃如飲醨醪嗟余讀書數十載一事無成老蓬蒿殘書不足充餒腹咿唔適被妻孥嘲先生笑指烏皮上與君生平結習牢功名富貴何足道華髮種種不須搔但使玉樓綏我召此生未肯編簡拋只恨英華未含咀手胝口沫與徒豪謏殺蠹魚能食字化爲脈望忩翔翱夜深風息開門望半輪冷月東方高

題蕸舟先生倚劍集郎步集中次張蘭坡韻三

憶昔旅食方城時盥手敬誦先生詩先生風度不可見夜窗展卷勞晤思喜有季弟爲我友往往聯吟傾一斗維時閱仲累豬肝談次咄嗟其搔首日月疾若跳丸然先生久賦西征篇登龍忽遂三生願策馬歸來萬里天才大雖遭造物妒文字有神緣有數若非長劍倚崆峒爭得驚人出奇句儻猶出塞歌前後李豈識面吾則否時時展覯讀新編鴻爪相逢定非偶祇慙衰朽等枯桑不隨桃李被春陽珠玉在前足沾丐遥思風雪供奚囊風雪天山寒若此縱覽塞垣亦可喜蠻荒自古幾留名儋耳有蘇夜郎李先生蚤升蘇公堂遷謫流離總不忘

借題次韻十五六沆瀣一氣傾瓊漿更有相符事足異潁濱唱和公偕季玉鬬雪嶺共吟身酸辛十載鴿原意此帙何時付棃棗先生莫匿名山槀鼇尾續集殺青年今樵亦有西樵草今樵郎琴曹別號

石大人歌按石大人在縣西十七里岱石山其旁為石峰洞　北山詩鈔四

石大人識我否我與君盤桓久今不能見君之容顏猶能想君突兀崢嶸獨立西山之岡阜我雖愛君瘦益奇君應笑我老且醜石大人何模糊體段具七竅無而乃閱世興衰不知更幾千百載閱人恆河沙數不知多少貧富壽夭與賢愚依然草木為髮石為膚烈風雷雨不能損君之錙銖我今感慨而欲歔徒為萬物靈不若君

之二頑軀石大人酹君一杯酒不必降神生申甫不必
剖腹出啟母自從造化鍾靈異巍然長在斯人口但恐
君之手不能扶天章君之胸不能羅星斗一朝巨靈擘
而分六鼇戴以走愚公移其前秦皇鞭其後安得高天
厚地中千秋萬歲常相守不如借我盲人一首壘塊之
狂歌庶與五嶽名山俱不朽

走馬岡

元政不綱九有覆黑龍蜿蜒起潺國洋嶼原頭草色青
瀛壖校戰飛羽鏃據鞍顧盼藐羣雄捷下江臯馳驥足
公孫躍馬何足云鳴鏑控弦逐原鹿鹽徒草竊竟高翔
戕舸大艑出溟洋羆貅十萬東南下孛羅伏匿避欃槍

慶元三郡歸掌握鼎足儼分陳與張日月揚輝熸火息至今父老說方王眞人自出庶物首英雄割據亦非偶猛氣能蒸甌北雲閒情猶說江南柳乃翁馬上不知書文彩風流開厥後況復納土庇蒸黎盛業鴻功垂不朽越東霸氣久消沈四百餘年海甸清昏藩貴胄無遺種耿氏雄圖有敗兵此岡祇放牛羊牧誰能跋浪橫長鯨紛紛小醜跳梁者聽我高歌走馬行

雍門琴 北山詩鈔五擬古樂府下同

悲莫悲於漸離擊筑荆卿歌愴莫愴於明妃塞上之琵琶雍門琴聲縱悽切安足使人淚滂沱孟嘗君柄齊國狡兎窟中恣所欲豢酣富貴更何求祇恐百年駒影促

瑤琴未奏心已哀遂使雍門擅妙曲噫嘻乎牛山上淚沾衣峴首崖泣如雨蓬萊方丈求神仙復有秦皇與漢武

東陵瓜

天下紛紛如亂麻故侯獨種東陵瓜東陵之瓜猶未熟三十六郡多反覆飄然一去卻秦封應識瓜菹勝粱肉惜哉誤爲夥頤徇廣陵輕身一出從功名田園棄擲如秋草不如商山有四皓四皓之出眞猶龍東雲見鱗西見爪

采薪歎

朝采薪暮采薪采薪不救儒生貧儒生之貧猶自可脉

頭嗚呼虓向晨縱然五十能富貴晚照餘光有幾春吁嗟乎閨房勢利乃如此前有季子後翁子二子熱中終戮辱不死朝廷死巾幗

鉤黨獄

蘭之香勿競薰山木自寇膏自焚莠之穢勿急芟蠭蠆有毒蠅有讒士生衰亂側目多矯矯自異羅網羅力與之角猶障河河流潰決揚洪波鉤黨之獄可奈何旨哉宣聖訓危行貴言孫履霜畏堅冰天山終肥遯鴻飛冥冥入雲端漢季惟有閎與蟠

臥龍引二首

天地元黃兮龍戰野抱龍德兮時舍也昂昂驤首兮何

爲者蛇乘龍兮龍爲魚龍種子孫兮困於豫且攀龍鱗
兮將奚如龍之吟兮梁父居深潭兮高岡之左雲雨未
施兮龍且臥
時既至兮龍胡潛躍在淵兮見在田從飛龍兮天矯而
蜿蜒馴孫曹之兩龍兮御以夏后之一鞭況司馬之癡
龍兮那不懾伏如蚓蛭天不祚漢兮龍無靈大星墜地
兮龍歸太清
咄咄吟
咄咄復咄咄富貴一朝欻爽然嘯詠足風流中有熱腸
難自遏平生自負經濟才一擊不中壯心摧致書反覆
達空函倜儻權奇安在哉吁嗟乎失意字書空得意齒

折屐晉室名流多矯情前有深源後安石

千秋鏡

大寶之箴可以鍼膏肓千秋之鏡可以鑑毫芒得臣有如張曲江陳善閉邪風未亡鼓鑄不待江心鑄獻之丹扆懸廟堂我思唐家自有鏡在宮此鏡亦非金與銅鑪陵幽囚武作鏡胡乃三思禨行比昌宗臨淄奮怒韋作鏡胡復洗兒狎媟點籌同旦暮有鏡不肯照何況千秋往事茫昧中當時天子氣清明時時拂拭去埃塵一朝昏蒙天寶後此鏡終當遭擊掊不然錦帶玉匣覆醬瓿

麥舟濟

蹇驢避路雨不止葛帔淒涼風雪裏白頭父友困窮廬

慷慨幾人困可指卓然大范眞偉人美哉小范亦賢嗣仁心厚誼默相孚作述箕裘無過此累世令德爲國楨不讓關西楊伯起

辛酉十一月初三日避亂天峰閣 北山詩續鈔

四十年前寓佛廬烽煙又借一椽居縱横雜坐憐同患苟且偷生媿讀書誰向崑岡分玉石從教海國混龍魚死生自分歸蒼旻何事頻驚鶴唳餘

台學統卷八十八